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奏鳴雷

學士臣王大臣

分校官編修臣孫毓汶

書寫儒士臣韓瑞舉

圈點監生臣林氏春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九震

運

五運

蘇子由古史三皇本紀太昊伏羲氏風姓亦曰庖犧以木德王天下為三皇首伏羲氏既衰而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失五

行之叙其後神農氏興以火德繼木為大師也冊所元龜太昊帝庖犧氏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事物紀原通曆曰太昊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以木德王則五運之起自天皇氏始也然天地開闢之初溟滓鴻濛萬物未立五運相乘宜未詳也當自太昊為是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羲以木德稱王位居東方以含養蠱化叶于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宜五德相乘之始也後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莫不開元于太昊注云謂庖犧始以木德王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為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受木德馮鑑續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為百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為木起自太昊也又較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

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孟詵錦帶前書亦曰。伏羲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羅泌路史黃帝後紀。蔡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容於岐雷。而內經作冊府元龜。伯禹夏后氏虞舜禪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故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黑色。戎

事乘驪。

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駟北驪牡玄。牡用玄玄。黑類也。湯伐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朝會以畫。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

桀。

商後曰殷。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故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生白色。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曰白。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

木。故為木德。

號曰周室。故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戎事乘騂。騂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

秦國合。

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數其邑三十六城。合也。謂從秦仲至孝

公強大。

顯王致霸。與之親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西漢會要。自齊威宣時。騶

子之徒。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為行。

秦謂周為大德。成大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歷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帝歷。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云。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也。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皆赤。啗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帝謙避。未遑也。文帝十六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張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湯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年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新垣平玉杯詐覺。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武帝即位。天下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趙綰王臧議。草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按綰臧自殺。元封七

年司馬遷等言歷紀懷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乃詔
寬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
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
於是迺詔以七年為元年天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
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協音律班固曰漢興
之初廢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
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敖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
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大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
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被以為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漢據
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
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德故高祖始起神母夜
號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劉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
光武乃用火德耳昔共工氏以土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
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史記列傳張蒼為計
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

注如律曰此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分於

樂官。漢書行之。賈逵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律令也。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注如。薄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舛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

音。約曰。看。預反之解。注。索隱曰。晉灼說為得。至於丞相卒就之。故漢家

言律歷者。本之張蒼。漢書光武記。建武二年正月。始正火德。色上赤。漢初

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微儀尚赤。服三國志。魏文帝以漢元康元年

十一月。受禪。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

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

之火。遂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十二

月。幸洛陽。以夏數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

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

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雖為洛。明帝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

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曆改年。為孟

夏。四月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

為五帝三皇。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耆久

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即。千石六

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戊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祠燕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初高堂隆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長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齊王芳以景初三年即位十二月詔曰烈祖皇帝以正月奔皆天下臣子永惟忘日之哀其後用夏正雖建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晉書武帝紀太始元年即位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克辟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齊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

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為弘。奏可。史臣曰。晉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瑾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習鑿齒傳鑿齒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竊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為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其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戰雖各有偏正。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迫當平。力制魏氏。屢屈從時。遂霸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倪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復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推吳人入使之鋒。掃曹爽見忌。

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同
 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尅代貳運以定厥廣帝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
 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
 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
 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
 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
 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摠
 六合猶不見存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
 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苟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
 之甚者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
 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
 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亮弊校實定名必章於後人各有心事
 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伏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
 遇物假之際會必秉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
 越超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除水薄宣帝興之情將何重難形屈當年意

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革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輓於亡秦。起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駟郢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歸。衆之所與。不資於燕會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覽。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平。吳魏犯順而彊。蜀人伏止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未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僂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常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說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

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前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凝滯而不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克弊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不足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北史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十二月。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末祖辰臘犧牲。曰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時有司奏。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色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天興中。李先之子密問於先曰。子今為魏臣。將優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始皇至齊。受禪寶五百餘載矣。孝文太和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祿有常。然異同之論。首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考。雖

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
前載。舉其大略。臣聞。若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
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
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霍。不廢承曆之叙。厲惠至昏。
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
為水德。賈誼公孫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當有
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為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為
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為火德者。懸登赤帝斬蛇之符。并秦之暴。越惡承
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
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
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末威。皇魏未
剋。神州秦民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
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亡已。若并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
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
德軒轅。承土。祖木為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
中土。郊天祭地。肆類成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

倥偬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繁變夷非關中夏
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
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弃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
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
宜而尚黃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
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理所論事大張之萬業宜並集中
祕群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
以為尚書閣議雖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
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綿延有因成此
帝業神元為首按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權聰
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翼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
請平文太祖抗衡符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邲鄉而元
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威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賈珠
議暫疑而卒從大德以繼周氏排雲羸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蜀
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事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裁自有晉傾淪墜
登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取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

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惟五運竟踵。隆雖而況。劉石符燕。世業促編。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夷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為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難。以借竊參之強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慈接時晉室之淪。平文治太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臣所以悽悽惜之。唯垂察納。詔令群臣議之。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泰侯苻明。散騎常侍南部令鄧侍祖。祕書中散李愷。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秦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勅共議。中書監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高閭以石承晉為水德。燕承石為木德。以秦承燕為火德。大魏次秦為土德。皆以地據中夏。以為德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并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為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

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縣。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叙於理未恆
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
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
時頗亦難繼諸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水德祖申辰臘冊府元
龜後周閔帝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是日魏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
云帝王之興必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華民視聽也逮于尼甫稽諸陰陽云
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乘水寔當行錄正用
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為制曰可隋書文
帝紀開皇元年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
其郊及社廟依服色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
月乙卯帝始服黃百寮畢賀崔仲方傳高祖受禪召崔仲方與高穎議
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
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幟並宜用赤又觀帝除六官請
依漢魏之舊帝皆從之盧賁傳高祖受禪賁為開府命賁清宮因典宿
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
旗皆賁所創也唐書玄宗開元中有上書請以皇家為金德者中書令蕭

高奏請集百寮詳議侍中裴光庭以國家符命文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
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之事王敦曰自古以來
事關天寶九載七月詔曰三王繼統質文既不相襲五德承時服色遵於
所尚至旗常改制驛翰異宜所以表軍國之容合聲明之度事之大者安
可因循而已馬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憲章垂範運既屬於惟新
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頃者所納群議武明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
時着豈朕躬非德克廣膺圖寶累聖鴻休允膺景運稽古之大既有昭明
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為赤黃色庶克
遵於通變諒有叶於從宜其諸節度并管內軍使等亦宜准此九月處士
崔昌上封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
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上心
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鄒等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
部負外十載五月諸衛幡旗色始改為赤黃十二載五月己酉復以魏周
隋依舊為恪及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鄒等公如故初崔昌上封推五行之
運以皇家土德合承漢行自魏晉至隋皆非正統是閔億書奏詔公卿議
是非相半時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宰相林甫亦以昌意為是

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疏奏曰。昨夜雲間四星聚於尾宿。又都堂會議之際。陰霧四塞。緒言之後。晴空萬里。此蓋天意明國家承漢之象也。上以為然。遂行之。及是。揚國忠恨李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漢遠不當為二王後。衛包助邪。獨與林甫計議。大奈彝倫上疑之。下包獄案鞫。遂貶為夜郎。即夜郎尉崔昌為玉山郡烏雷尉。並員外置。代宗永泰中。歸崇敬為膳部郎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中。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春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如其方。黃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忽緯候之文。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唐語林自古聖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遵列說。唐承隋代。大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拓本。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歲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自南北兩朝咸作一統。不得取五運之次。勃言迂闊。